

【发郊】琴心相挑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443427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443427>.

Rating:	General Audiences
Archive Warning:	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
Category:	M/M
Fandom:	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(Wuershan Movies)
Relationship:	姬屋藏郊 , King Wu of Zhou Ji Fa/Yin Jiao (Creation of the Gods) 姬发/殷郊 , 发郊
Character:	姬发 , 殷郊
Language:	中文-普通话 國語
Stats:	Published: 2023-08-18 Words: 4,200 Chapters: 1/1

【发郊】琴心相挑

by [Zoezzz](#)

Summary

弹琴是假，谈情是真。

时间线:从进质子营开始，冀州一战之前。

OOC

Notes

See the end of the work for [notes](#)

质子营的人各有来头，有的爹不疼娘不爱，有的是世家子弟却迫于无奈，还有的，却是自请而来。

姬发在与哥哥的比试中动了些手脚，如愿所至。一众质子赴会时，人群中只有他看起来非但无丧气，跃跃欲试反而更多。但他从南伯侯的儿子鄂顺那里得知，还有个身份显贵的人也要来。

此人是谁？

主帅殷寿之子殷郊。

北伯侯之子崇应彪“噗嗤”一声笑了出来，略带讽刺道“咱这质子营，不仅有皇亲国戚，还有真皇子驾到。”

和殷郊沾亲带故的东伯侯之子姜文焕闹了个猴脸。

姬发却道：“连皇子也放下享乐，正是比拼的好时机。”

他们当然认为，皇子是会有优待的。倒也没错，殷郊和他们最大的区别，是可以一个人单

独住一顶营帐，其余的质子中，几大伯候的子嗣算是比较好的处境，吃穿用度不算太差。除此之外，便无甚可区分地位高低了。殷郊也罢，他们也罢，都是听从殷寿的指令，殷寿此人在行军打仗上从不优待任何人，拿不出本领的人，只能等着敌军取命。平日里完不成训练会被惩罚不过是太寻常的事，要说真有什么差别，也许是殷寿对待殷郊更为严厉。

姬发第一次看见殷郊被重罚，是进质子营的第五年。

他们虽是质子，却恰逢殷商南征北战一统天下的时局，真正在军营里安稳训练的时间极为有限，出兵才是常态。那次扎营在山谷，子夜却遇敌军偷袭，火攻营寨。火油助攻火势快速蔓延，不消片刻营帐已经都冒火光，最快速的逃生也不过是拿上武器就离开，姬发带上弓箭迅速跑出去，看到逃出来的殷郊半路想起什么似的折返回去，他骂了一句“你疯了”，殷郊根本没停下来。他只能硬着头皮跟在他身后，殷郊的帐篷已经不见本来形状，尽然被火焰吞噬，他仍是不管不顾冲进去，姬发无处下脚，只能站在最近的地方看清楚他的踪迹，以便及时搭救。

好在殷郊顺利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。

姬发认得，那是一把琴。一晃多年过去，从孩童到少年，他们如何都已算是历经过战火历练的生死之交。相处的日夜已经快要超过自己真正的亲人，这位皇子私底下并不难相处，相反他也许比他们所有人都还要拼命，无论日常操练还是杀敌陷阵，他时常是与姬发一争高下的人。许多零碎的小事，也是在私下的相处才从殷郊那里知晓。

殷郊那把琴是他母亲赠与他的。姜氏善音律，殷郊又是独子，自小待在母亲身边，耳濡目染之下对弹琴学有所成。殷寿在家的时日有限，不多的时光里，殷郊记得父亲与母亲曾合奏一曲。

殷郊那时尚小，不懂什么风俗雅韵，只晓得那是他最喜欢的情景：父母皆在身边。

可惜只有这一次。

后来母亲送他这把琴，是希望他在外漂泊时也可有所念想。因此那也是他的至宝。

殷寿治军极为严格。殷郊与姬发最后才与逃命的大军汇合，此时殷寿已将偷袭的敌军斩杀殆尽。殷寿看到殷郊手里抱着那把琴，更是愤怒。

“如今行军作战也不忘享乐，你如何配当我殷寿的儿子！”

“殷郊！将琴弃了！”

一向听从父命的人，此次顽固异常。他不求饶也不解释，只是紧紧抱着琴，跪在漫天火光下。

姬发不敢求情，因为他知道依主帅的性格，那样做殷郊只会得到更多惩罚。

即使如此，殷郊也被杖责得没了半条命。

天将明，姜文焕与鄂顺把殷郊与姬发扶回重新搭建的临时营地。主帅下令不许医官给殷郊治伤，姬发倒是得到了伤药，但分量有限根本无法分给第二个人用，更何况殷郊还是重伤，还是鄂顺偷偷拿了自己从随身从家里带出来的药膏。

战备资源紧张，姬发与殷郊只能委身于一顶紧促的小小营帐。他受的伤不重，殷郊却是外伤重到牵连出了内伤，他发起高烧久久不退，却把琴死死抓着不放，姬发无计可施，这样下去，怕是另外半条命也没了。最后他叫来姜文焕，让他好好照顾殷郊，他去去就来。

姬发半夜潜进随军医官的营帐，凭借着一些常年作战久病成医的经验，准备顺两瓶药走。

这是当下最有效的方法。不料行动到一半时，他以为早已入睡的医官却根本未睡。

“是来给皇子找药的吧？”蒙着脸穿着便衣的姬发愣住了。

“左边药箱第三格，每日两次以温水送服，不可再受寒，我还想你何时会过来，白熬了好几夜。”

“……”姬发来不及多问，拿上药匆匆离开了。

那医官果然是跟随殷寿多年的人，服了药后，殷郊的体热总算是退了。只是外伤还需定时上药，昏迷不醒的这几日里，姬发简直成了半个大夫，军杖的威力不比普通棍棒，一般人可能五杖都撑不过去，殷寿却舍得对自己唯一的儿子下如此重手。殷郊昏迷的时间里偶尔会胡言乱语，说一些姬发无法理解的内容，他又要给他上药又要哄着人别乱动，十几岁的少年偶尔哭丧着脸想，也许父亲和哥哥以往看他整日上蹿下跳也是这般感受。

殷郊转醒时，姬发正在另一侧睡觉。

他先是摸了摸自己的琴，完好无损地放在触手可及之处。又看了看熟睡的姬发，那张和他同样青涩的面庞，还留着那日离火过近的些许燎伤痕迹。他伸出手，抚摸了一下那一点伤痕。

闪烁不定的眼神下，嘴里轻念着：“……你真傻。”

姬发后来得知，医官是看着殷郊长大的，原本就是从姜家随姜氏一同去到殷寿那处的，也许和殷寿的熟悉程度反而不如殷郊。殷郊得知姬发蒙面闯入医官营帐，好一阵才止住笑意，眼神充满笑意看着姬发。

“你如此为我，我无以为报。”

姬发制止他的言语：“别，你还是回报一下我吧。”

殷郊笑着问他：“你要什么？”

姬发道：“为我弹奏一曲。”

殷郊有些意外，他没想到是这样的答案。没等他再说，姬发摸了摸鼻尖：“先欠着，我还有点事，以后兑现。”

似乎全然不认为殷郊会拒绝。

战事紧凑，一晃又是三年。

攻打冀州这一战，属实是耗费了许多时日。前期久攻不下，僵持在原处，冀州苦寒之地，苏护有意凭借天气拖死他们，殷寿却无惧严寒，势必要在来年春天之前拿下冀州。

他们在冀州城外一百里处暂时安顿了下来。

不久后入冬。

这天夜里突然飞雪。

正在营帐里检查自己弓箭的姬发大为惊喜，而后搭着厚厚的披风匆匆跑到殷郊的营帐要叫他一同赏雪。

帐中无他人，殷郊正坐在前段时间他们捕猎所得的白狼毛皮之上抚琴。

他穿着单薄，披散着头发，胸前衣襟微微敞开隐约可见轮廓，帐中烧着暖炉。似乎没听到动静，仍然专注于琴，姬发故意放轻了脚步。他静静看着殷郊抚琴，脑海中闪现了几年前那一句承诺。说是承诺，也是他单方面的一言为定，还没听到殷郊的回应他便匆匆离去。想来好笑，他不是真的因为军务繁忙才没时间去听那句回应，而是不敢。

一向一往无前的姬发，那一瞬间竟然有些害怕被拒绝。

少小离家，西岐的生活也一向简单朴素，他又好武，音律之事只见过哥哥习得，哥哥向来文韬武略，他知道那是极为优美的乐音，只是未曾想到殷郊弹琴也十分好听。那琴音细微悠远，却又荡然多变，配上这天地间倾洒的白雪，一切都好似在这几根弦上了。

殷郊奏完一曲才发现姬发。

“你来了为何不叫我？”他从雪白皮毛上站起来，过去拉他。

姬发这才发现自己虽然在这暖帐中，披风下的衣服还是过于单薄，站在帐门不远处是站了不少时间，连手也是僵的，殷郊握着他的掌心让他一同坐下，发现如此寒凉，把自己放在榻上的貂裘拿过来给姬发捂手。

他自己的手也在裘皮里面。

双手交握，没一会儿便暖和了不少。

“你来找我是有事吗？”

姬发突然忘了原本是来做什么的。但他脱口即出：“来找你兑现一个承诺。”

殷郊颇为不解。

姬发朝着他的琴摆了摆手：“为我弹奏一曲。”

几年前的记忆翻涌而至，他突然抽出了握着姬发的手，正要开口时，姬发又道：“但我反悔了，我要你教我弹琴。”

殷郊愣住了。

他看着坐在身旁的人，那表情虽然仍然温和如常，语气里是不容相拒的。可他也不打算拒绝。

殷郊拿走取暖的裘皮，拉过姬发坐得近些，又嫌他的披风碍事，一并脱了扔在一旁，他以左手拉过姬发的左手，肩背交叠着又去握他的右手：“右手弹弦，左手按弦取音……”

从姬发这个角度望过去，可以微距看到殷郊的鬓角，一路往下是松散的前襟。他们以前经常开些带颜色的玩笑，讨论着若是被俘了，谁更容易被敌军看上。

鄂顺憨厚：“我看姬发最容易！”

姜文焕盯着殷郊打趣：“未必吧，我看表哥姿色也不差……”话还没说完就被殷郊按着假装要揍他。

姬发像木偶一样，殷郊让他按哪根弦，他就照做。思绪纷繁紊乱，赏雪是真，弹琴是真，唯有学琴是假。

不知不觉间，姬发的手已经反客为主，覆于殷郊的手之上。他将手指从殷郊指间滑进去，严丝合缝嵌在一起。

琴音戛然而止。

殷郊微垂着头，目光盯死在琴弦上，仿佛看到彼此的手就会触犯天条。恍然间他听到身边人道：“殷郊，你的手为何如此小？”

殷郊被按着手动弹不得，他没想到等到这么一句话，侧头回击道：“这又如何！我照样能赢你——”

却碰到一双微凉而柔软的嘴唇。

那嘴唇的主人并不打算跟他客气，看他呆愣在原地，又以舌顶开他的双唇，引诱他的舌尖。说是引诱，更是一腔热血，就像姬发在马上射杀敌人一般果断，只是四目相对，他不想等殷郊发现这一切是不应该发生的。

姬发没等到殷郊推开他，他看到殷郊在他眼前缓缓闭上眼睛。

他的唇一路往下，从颈侧蔓延到胸前，他故意去折磨那乳尖，看它们颤巍巍立起才满意离开。殷郊胸膛异常饱满，这是他早几年为他换药那次就知道的事。不多时殷郊仰靠在姬发肩膀，暴露出自己脆弱的喉结，被姬发以犬齿毫不留情咬住。

殷郊捏住他的下颚，恼道：“以前没发现你这么爱动嘴——”

姬发像是终于被眼前人发现了本性一般，挑了挑眉：“那得看是谁。”

殷郊压住嗓音：“你可想好，这是有违军纪之事，若是被发现……”

姬发声音更低，凑到殷郊唇边：“那你等会儿声音可要小一些。”

“……”

从沉默到被迫沉默不过一刻钟的事，殷郊捂着自己的嘴，任凭姬发去吻他更多的地方。他的里衣早已不见踪迹，堆叠在一堆织物之间，人也被压在裘皮上，柔软的兽毛挠着背隐隐作痒，像欲望一样呼之欲出又没完全倾泻。姬发用力按住他的大腿内侧，那里不似其他风吹日晒的蜜色肌肤，在重重包裹下仍然是细嫩的一片，姬发想要看见那里沾染上其他痕迹。

变故发生在此刻，殷郊一个翻身反客为主占据了上风，他按住姬发的胯，埋头去舔他的阴茎，抵着喉咙舔，把姬发原本抓着他肩膀的手变成扣住他的头，殷郊柔软发丝拂过他的小腹，又痒又轻加速了快感的涌现，没多久姬发就开始抽搐着想要射出来，可临到头殷郊从他手底下溜了，躺在他旁边好整以暇看着他不上不下的窘迫模样，嘴角还挂着不清不白的液体。

姬发都快忘了，这位殿下可是赢下了鬼侯剑的人，哪有这么容易服气。

他又开始服软，凑过去吻殷郊的嘴角，哄他继续刚才的事情。他知道，殷郊一向吃软不吃硬。姬发也不打算在这件事上耗费太多时间，他行事向来讲策略，他握着殷郊的阴茎，与他的性器一起摩擦，两只手以方才弹琴的方式交握，两人抵着额喘息，欲望攀升至顶峰时倾洒而出。姬发就着满手的液体去打开他的穴口，那里已经有些湿润，他的手指极有耐心去打开肠壁，等到体液慢慢渗出，重新回到身下的人已经被快感磨得眼神有些涣散了。

眼看时机到了，姬发将性器插进那肉穴，起初仍有些不适应，殷郊哆嗦着放狠话：“磨磨蹭蹭你不如完全进来……啊——”

姬发顺了他的意。

他吻向殷郊皱着的眉弓，那里的褶皱显然不全是因为疼痛才出现，快意隐藏在痛感下，姬发看他好些了，将他扶起半跪在身前，从后面冲撞着脆弱的部位，殷郊被顶得不住向前，没有支撑点，就像他再次硬起的性器一般。

到底是血气方刚的岁数，殷郊虽不想承认，但他想到了在荒郊野外最常见的情景，野兽求偶交配，撕缠着彼此。方才还是抚琴奏乐附弄风雅，下一刻也不过是受欲念驱使的凡人。姬发在快要到达顶点时准备拔出来，却被殷郊夹紧了不让，他拍拍他的臀肉：“一会儿清理不干净你可能会生病。”

殷郊任性起来：“那有何惧？生病了你照顾我便是，你不是最擅长去偷药了？”

姬发被他这些过于直白的心思弄得发笑，只是一滴都没浪费，全数送进了殷郊的身体里。

营帐里的炉火正旺，柴火的声音催人入眠。

殷郊的不安份也表现在睡姿上，一半的身体从厚实的毛毯间漏出来喝风。不难注意到他身上有些斑驳的青紫痕迹，大腿内侧最多，股间也有些不用明说的黏浊液体，

姬发把毯子拉好。

他来此是为何？

邀请殷郊与他一同赏雪而已。

End Notes

某天突然想起来殷郊会弹琴

年轻人谈恋爱就该上床——

#是音痴关于古琴的知识都是网上查的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